

平 山 冷 燕

〔清〕荻岸山人 编次

环 生 点校

点校说明

《平山冷燕》二十回，又名《四才子书》，旧署荻岸山人编次，叙述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颌四人间的恋爱婚姻故事。卷首有天花藏主人于清顺治戊戌（1658年）题于素政堂的序文一篇。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均有此书收藏。

《玉娇梨》二十回，又名《双美奇缘》，旧署夷荻散人编次（别署荻秋散人、萸秋散人等），叙述白红玉、卢梦梨、苏友白三人间的恋爱婚姻故事。卷首除素政堂主人题序外，还有《缘起》。北京图书馆藏本卷首有“新镌绣像圈点秘本”字样，而大连图书馆藏本似更接近原貌。

这两部小说，内容情节相类，语言风格相近，很早就有合刊本传世，并且流布欧美、日本等地。有人认为两部小说出自同一人手笔，即天花藏主人，而荻岸山人、夷荻散人、素政堂主人等，皆其化名而已。至于托名“弇州（王世贞）门客”，牵扯《金瓶梅续书》（见《缘起》），纯属张冠李戴；又有人说小说作者是十几岁少年，更是故弄玄虚。天花藏主人姓氏仕履无考，从他编辑出版的大量小说来看，可能是位仕途失意的落拓文人，“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见《四才子书序》）。因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皆儒雅风流，才华横溢，纯情之至。只是作者所推崇的男女主人公的诗词，大都小巧而平庸，露出作者自视甚高的窘态。这不由得令人想起《红楼梦》第一回所批评的“千部共出一套”，“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那两首情诗艳赋来”的才子佳人等书。然开创之功不可没，如《平山冷燕》末尾御赐婚姻的大团圆结局，《玉娇梨》鼓吹的双美归一的才女形象，都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过深远影响，《玉娇梨》的德文、英文、法文、俄文译本在欧洲广为流传，对中外文化交流也有积极意义。作为我国早期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实有重新整理出版之必要。

今以首都图书馆藏《平山冷燕》及大连图书馆藏《玉娇梨》为底本,分别采用今所知见的若干单刻本与合刊本进行校勘,文字异同,不主一本,精审细核,择善而从,为省篇幅,不附校记,并删除了原本无关紧要的图像与某些评语,加上新式标点并分段,以简体横排将二书合刊,旨在为文学史专业研究人员及古典小说爱好者提供一个信实可靠的读本。点校疏漏在所难免,还望方家不吝指正。

环生、冉休丹 1998年5月

总评曰：

小说者，小言也。同一言，何谓小？曰：不文而质也，不深而浅也，故小之。同一立言，何不文之深之，与书史并垂其大，奈何小之？曰：矮人不能窥数仞之墙，聋人不能听希声之乐。凡立言，欲家喻户晓而户晓也，使文之深之，则谁知之而谁听之？故不文而质，不深而浅。盖欲使举世而知风化之美，尽人而识世情之奸耳。因知为此小言者，所以佐大言之不逮也。虽然，言有小，而立言之体则无小。何也？同一善恶之理也，同一劝惩之教也。虽嘻笑旁通，不及父师之面命，然入耳则可惊，到眼则可喜，其感动为最神，其楷模为最切。此小说虽小言，而小言寓正大之规，实亦贤者之用心也。若传污流秽，又小说家之罪人也，乌足道！

小说虽著述家事，何敢轻言。然其事家常，其言市井，谁不自夸能作？无论孤陋书生，妄思着笔，甚至三家村老学究，亦恬然操觚，而不惭不愧，致令有识揶揄，无知绝倒。此小说不幸，所以愈坐荒唐，而流为小说也。不知小说事虽家常，言虽市井，设两眼不穿通千古，一心不识透万情，胸中不知天地何以生成，帝王何以治理，百姓何以康宁，虽欲伸纸执笔，为之立说，吾不知其将何说也。即说鬼而不知是精是魄，纵说梦而不知为想为因。何况人情之耳目甚真、须眉不假，岂容苟且刻画哉！惟真正才人，屈于不知，苦于无路，满腹经纶，一腔才思，抑郁多时，无人过问，欲笑不可，欲哭不能，故不得已而借纸上黄粱吐胸中浩气。是以贤有为贤，而贤足动；奸有为奸，而奸足惩；甚至才有为才，虽假真也，不妨争古今之座；情有为情，虽虚实也，诚可参男女之微。故其立说，口读之而芳香，心赏之而喜悦，匪伊朝夕，而不忍释手也。岂可一律言耶！此“四才子”不可以小说名之，惟“四才子”始可以小说名之！

目 录

第一回	太平世才星降瑞 圣明朝白燕呈祥	1
第二回	贤相女献有道琼章 圣天子赐量才玉尺	9
第三回	现丑形诗谑狂且 受请托疏参才女	18
第四回	六儒绅气消彩笔 十龄女才压群英	27
第五回	补绝对明消群惑 求宽赦暗悦圣心	38
第六回	风筝咏嘲杀老诗人 寻春句笑倒小才女	48
第七回	公堂上强更逢强 道路中美还遇美	58
第八回	争礼论才惊宰相 代题应旨动佳人	68
第九回	暗摸索奇文欣有托 误相逢醉笔傲无才	78
第十回	薄粪土甘心高卧 聆金玉扭面联吟	87
第十一回	窃他诗占尽假风光 恨旁口露出真消息	98
第十二回	虚心病陡发苦莫能医 盗贼赃被拿妙于直认	108
第十三回	寔知府结贵交趋势利	

	冷绛雪观旧句害相思·····	117
第十四回	乍见芳香投臭味	
	互争才美费商量·····	127
第十五回	醉逼典衣忽访出山中宰相	
	高悬彩笔早惊动天上佳人·····	137
第十六回	才情思占胜巧扮青衣	
	笔墨已输心忸怩白面·····	148
第十七回	他考我求他家人代笔	
	自说谎先自口里招诬·····	160
第十八回	痴公子倩佳人画面	
	乖书生借制科脱身·····	170
第十九回	扬州府求媒消旧想	
	长安街卖扇觅新知·····	179
第二十回	圣主临轩亲判断	
	金銮报捷美团圆·····	189
附 录	四才子书序·····	202

第一回

太平世才星降瑞 圣明朝白燕呈祥

凡善立言者，立言之始，必有一大根蒂而总统之，则枝叶四出，方不散乱。如《水浒》，欲写群贼，而先误走妖魔，则群贼之生，不为无据。此书欲写平、山、冷、燕之才，恐涉虚诞，而先奏才星降瑞，以为根蒂，虽极为夸美，而人不惊怪矣。

文章出没，妙于无因而有因。譬如欲引入桃源，必先散沿溪之桃花。此书本欲见山黛小女子之才，故先见山黛小才女白燕之诗；欲见山黛小才女白燕之诗，故先见时、袁老前辈白燕之诗；欲见时、袁白燕之诗，故先见白燕；欲见白燕，故先见君臣宴赏；欲见君臣宴赏，故先从圣朝称贺才瑞说来。一枝一叶，次第而生，看来宛若天然，而不知良匠苦心，已有穿通天地者矣。

借时、袁之《白燕诗》，引出山黛之《白燕诗》，思路固已微矣。然时、袁《白燕诗》，名作也，久已脍炙人口，设为山黛添画一蛇足，不几令人口俱笑破耶？乃细咏之，而不虚不实，又实又虚，字香句秀，直欲压倒元、白。此又诗人争座，不当于小说家论优劣也。

《白燕诗》不难于形容白，而难于形容白不离燕。此诗妙在句句是白，却句句是燕，而又能使白燕娇娇痴痴，作美人情态，所以妙也。

山黛梦吞瑶光而生之异，在呆笔必赘叙于出身之下。此偏冷冷于问答中逗出，何等幽悄！笔墨真犹龙也！

诗曰：

富贵千秋接踵来，古今能有几多才？

灵通天地方遗种，秀夺山川始结胎。

两两雕龙诚贵也，双双咏雪更奇哉。

人生不识其中味，锦绣衣冠土与灰！

又曰：

道德虽然立大名，风流行乐要才情。

花看潘岳花方艳，酒醉青莲酒始灵。

彩笔不妨为世忌，香奁最喜使人惊。

不然春月秋花夜，草木禽鱼负此生！

话说先朝隆盛之时，天子有道，四海升平，文武忠良，万民乐业。是时，建都幽燕，雄据九边，控临天下，时和年丰，百物咸有。长安城中，九门百逵，六街三市，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衣冠辐辏，车马喧阗，人人击壤而歌，处处笙箫而乐。真个有雍熙之化，於变之风！有诗单道其盛：

九重春色满垂裳，秋尽边关总不防。

四境时闻歌帝力，不知何世是虞唐。

一日，天子驾临早朝，文武百官济济锵锵，尽来朝贺。真个金阙晓钟，玉阶仙仗，十分隆盛。百官山呼拜舞已毕，各各就班鹄立。早有殿头官喝道：“有事者奏闻！”喝声未绝，只见班部中闪出一官，乌纱象简，趋跪丹墀，口称：“钦天监正堂官汤勤有事奏闻。”天子传问：“何事？”汤勤奏道：“臣夜观乾象，见祥云瑞霭，拱护紫微；喜曜吉星，照临黄道。主天子圣明，朝廷有道，天下享太平之福。臣不胜庆幸，谨奏闻陛下。乞敕礼部，诏天下庆贺，以扬皇朝一代雍熙雅化。臣又见文昌六星，光彩倍常。主有翰苑鸿儒，丕显文明之治。此在朝在外，济济者皆足以应之，不足为奇也。最可奇者，奎壁流光，散满天下。主海内当生不世奇才，为麟为凤，隐伏深幽秘密之地，恐非正途网罗所能尽得。乞敕礼部会议，遣使分行天下搜求，以为黼黻皇猷之助。”

天子闻奏，龙颜大悦，因宣御音道：“天象吉祥，乃天下万民之福。朕非躬亲凉德，获安民上，实云幸致，安敢当太平有道之庆？不准诏贺！海内既遍生奇才，已上征于天象，谅不虚应。且才为国宝，岂可使隐伏幽秘之地。着礼部官议行搜求！”

圣旨一宣，早有礼部尚书出班奏道：“陛下圣明有象，理宜诏贺。万岁谦抑不准，愈见圣德之大。然风化关一时气运，岂可抑而不彰？纵仰体圣心，不诏天下庆贺，凡在京大小官员，俱宜具表称贺，以阐扬圣化，为万世瞻仰。天下既遍生奇才，隐伏在下，遣使搜求，以明陛下爱才至意，礼亦宜然。但本朝祖宗立法，皆于制科取士。若征召前来，自应优叙；征召若优，则制科无色，恐失祖宗立制本意。以臣愚见，莫若加敕各直省督学臣，令其严责府县官，凡遇科岁大比试期，必须于报名正额之外，加意搜求隐逸真才，以应科目。督学、府县官即以得才失才为升降。如此，则是寓搜求于制科，又不失才，又不碍制，庶为两便。伏乞皇上裁察！”

天子闻奏，大喜道：“卿议甚善，俱依议行！”礼部官得旨，率百官俱称“万岁”。朝毕，天子退入，百官散出。

此时天下果然多才，文章名公，有王、唐、瞿、薛四大家之名；词赋巨卿，有前七才子、后七才子之号。一时诗酒才名高于北斗，相知意气倾于天下。人人争岛瘦郊寒，个个矜白仙贺鬼。元、白风流，不一而足；鲍、庾俊逸，屈指有人。“白雪”登历下之坛，“四部”执臬州之耳；师生传欧、苏之座，朋友同李、郭之舟。真可谓一时之盛！

这一日，礼部传出旨意，在京大小官员，皆具表次第庆贺。这表章无非是称功颂德，没甚大关系，便各各逞才，极其精工富丽。天子亲御便殿，细细观览，见皆是绝妙之词、惊人之句，圣情大悦，因想道：“满朝才臣如此，前日钦天监奏文昌光亮，信不虚也。百官既具表称贺，朕当赐宴答之，以表一时君臣交泰之盛。”遂传旨：于三月十二日，命百官齐集端门赐宴。旨意一下，百官皆欢欣鼓舞，感激圣恩。

到了临期，真个是国正天心顺。这一日恰值天清气爽，日暖风和，百花开放。天子驾御端门。端门阶下，摆列着许多御宴。百官朝见过，惟留阁臣数人御前侍宴。其余官员，俱照衙门大小，鳞次般列，坐两旁阶下。每一座各置御苑名花一瓶，以为春瑞。旨意一下，百官叩头谢恩，各各就座而饮。一霎时，御乐作龙凤之鸣，玉食献山海之异，真是皇家富贵不比等闲！但见：

国运昌明，捧一人于日月天中；皇恩浩荡，会千官于芙蓉阙下。春满建章，百啭流莺聒耳；晴熏赤羽，九重春色醉人。食出上方，有的是龙之肝、凤之髓、豹之胎、猩之唇、驼之峰、熊之掌、鸱之炙、鲤之尾，山珍海错，说不尽八珍滋味；乐供内院，奏的是黄帝之《咸池》、颡顼之《六茎》、帝喾之《五英》、尧之《大章》、舜之《箫韶》、禹之《大夏》、殷之《大濩》、周之《大武》，听不穷九奏声音。班联中衣裳灿日，只见仙鹤服、锦鸡服、孔雀服、云雁服、白鹇服、鹭鹭服、鸂鶒服、鹌鹑服、练鹊服、黄鹌服，济济锵锵，或前或后；阶墀下弁冕疑星，只见进贤冠、獬豸冠、鵷鸡冠、蝉翅冠、鹄尾冠、铁柱冠、金颜冠，却非冠、交让冠，悚悚惶惶，或退或趋。奉温纶于咫尺，尽睹天颜有喜；感湛露之均霑，咸知帝德无私。传宣锡命，《彤弓》明中心之赐；匍匐进规，《天保》颂醉饱之恩。暂竭媚兹将顺，然君曰俞、臣曰沸，人惭献谄；愿言不醉无归，然左有监、右有史，谁敢失仪。君尽臣欢，尊本朝故事，敕赐赋醉学士之歌；臣感君恩，择前代良谏，慷慨进疏仪狄之戒。真可谓明良际遇，鼓钟笙瑟，称一日风云龙虎之觞；天地泰交，日月岗陵，上万年悠久无疆之寿！

君臣们饮够多时，阁臣见乐奏三阙、酒行九献，恐群臣醉后失仪，因离席率领群臣跪奏道：“臣等蒙圣恩赐宴，亦已谨卜其昼，醉饱皇仁。今恐叨饮过量，醉后失仪，有伤国体，谨率群臣辞谢。”

天子先传旨平身，然后亲说道：“朕凉薄之躬，上承大统，日忧废堕。赖众先生与诸卿辅弼之功，今幸海内粗安，深感祖宗庇祐，上天生成。前钦天监臣奏象纬吉昌，归功于朕，朕惧不敢当。众卿不谅，复表扬称颂，朕实无德以当此，益深戒惧。然君臣同德同心，于兹可见。因卜兹春昼，与诸卿痛饮，以识一时明良雅意。此乃略去礼法而叙情义之举。虽不敢蹈前人夜饮荒淫，然春昼甚长，尚可同乐，务期尽欢。纵有微愆，所不计也。”阁臣奏道：“圣恩汪洋如此，真不独君臣，直如父子矣！臣等顶踵尽捐，何能报效，敢不领旨。”天子又道：“朕见太祖高皇帝每宴群臣，必有诗歌鸣盛。前钦天监臣奏文昌光亮，主有翰苑鸿儒为文明之助。昨见诸臣贺表，句工字栴，多有

奇才，真可称一时之盛。今当此春昼，夔龙并集，亦当有词赋示后，今日之盛，方不泯灭无传。”阁臣奏道：“唐虞赓歌，禹稷拜扬，自古圣帝良臣，类多如此。圣谕即文明之首，当传谕群臣，或颂、或箴、或诗、或赋，以少增巍焕之光。”天子闻奏甚喜。

正谈论间，忽有一双白燕从半空中直飞至御前，或左或右，乍上乍下。其轻盈翩跹之态，宛如舞女盘旋，十分可爱。天子仁目视之，不觉圣情大悦。因问道：“凡禽鸟皆贵白者，以为异种。此何说也？”阁臣奏道：“臣等学术短浅，不能深明其故。以愚陋揣之，或亦孔子所称‘绘事后素’之意。”天子点首嘉叹，因复问道：“白燕在古人亦曾有相传之佳题咏否？”阁臣奏道：“臣等待罪中书，政务倥偬，词赋篇章，实久荒疏，不复记忆。乞宣谕翰林院侍读学士谢谦出班跪奏道：“白燕在汉唐未必无作，但无佳者流传，故臣等俱未及见。惟本朝国初时大本七言律诗一首，摹写工巧，脍炙一时，称为名作。后袁凯爱慕之，又病其形容太实，亦作七言律诗一首和之，但虚摹其神情，亦为当时所称，甚有以为过于时作者。此虽嗜好不同，然二诗实相伯仲。白燕自有此二诗以立其极，故至今不闻更有作者。”天子问道：“此二诗卿家记得否？”谢谦奏道：“臣记得。”天子道：“卿既记得，可录呈朕览。”遂命近臣给与笔札。

谢谦领旨，因退归原席，细将二诗录出，呈与圣览。近臣接了，置于龙案之上。天子展开一看，只见时大本一诗道：

春社年年带雪归，海棠庭院月争辉。
珠帘十二中间卷，玉剪一双高下飞。
天下公侯夸紫颌，国中俦侣尚乌衣。
江湖多少闲鸥鹭，宜与同盟伴钓矶。

袁凯一首道：

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
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
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庭院冷侵衣。
赵家姊妹多相妒，莫遣昭阳殿里飞。

天子细将二诗玩味，因赞叹道：“果然名不虚传！时作实中领趣，袁作虚处传神，二诗实不相上下。终是先朝臣子，有如此才美！”又赏鉴了半晌，复问道：“尔在廷诸臣，亦俱擅文坛之望，如有再赋《白燕诗》一首，可与时、袁并驱中原，则朕当有不次之赏。”众臣闻命，彼此相顾，不敢奏对。天子见众臣默然，殊觉不悦，因又说道：“众臣济济多士，无一人敢于应诏，岂薄朕不足言诗耶，抑亦古今人才真不相及耶？”翰林官不得已，只得上前奏道：“《白燕》一诗，诸臣既珥笔事主，岂不能作？又蒙圣谕，安敢不作？但因有时、袁二作在前，已曲尽白燕之妙，即极力形容，恐不能有加其上，故诸臣逡巡不敢应诏。昔唐臣崔颢曾题诗黄鹤楼上，李白见而服之，遂不复作。诸臣亦是此意，望皇上谅而赦之。若过加以轻薄之罪，则臣等俱该万死！”天子又道：“卿所奏甚明，朕非不谅。但以今日明良际会一堂，夔龙在望，英俊盈庭，亦可谓千载奇逢。而《白燕》一诗，相顾不能应诏，殊令文明减色，非苛求于众卿。”

翰林官正欲再奏，只见阁臣中闪出一位大臣，执简当胸，俯伏奏道：“微臣有《白燕诗》一首，望圣上赦臣轻褻之罪，臣方敢录写进呈圣览。”天子视之，乃大学士山显仁，因和颜答道：“先生既有《白燕诗》，定然高妙，朕所宾师而愿观者，有何轻褻，而先以罪请？”山显仁奏道：“此诗实非微臣所作，乃臣幼女山黛闺中和前二诗之韵所作。儿女俚词，本不当褻奏至尊，因见圣心急于一览，诸臣困于七步，故昧死奏闻，以慰圣怀。”天子闻奏，不胜大悦，道：“卿女能诗，更为快事，可速录呈朕览。”

山显仁得旨，忙索侍臣笔砚，书写献上。天子亲手接了，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白燕诗。步时、袁二作元韵”：

夕阳门巷素心稀，遁入梨花无是非。

淡额羞从鸦借色，瘦襟止许雪添肥。

飞回夜黑还留影，衔尽春红不浣衣。

多少艳魂迷画栋，卷帘惟我洁身归。

天子览毕，不禁大喜道：“形容既工，又复大雅。细观此诗，当在时、袁之上。不信闺阁中有此美才！”因顾山显仁问道：“此诗果是卿

女所作否？”山显仁奏道：“实系臣女所作。臣安敢诳奏！”天子更喜道：“卿女今年十几岁了？”山显仁奏道：“臣女今年方交十岁。”天子闻奏，尤惊喜道：“这更奇了！那有十岁女子，能作此惊人奇句，压倒前人之理？或者卿女草创，而润色出先生之手？”山显仁奏道：“句句皆弱女闺中自制，臣实未尝更改一字。”天子又道：“若果如此，可谓才女中之神童了！”道罢，又将诗细细吟赏。忽欣然拍案道：“细细观之，风流香艳，果是香奁佳句！”因顾显仁道：“先生生如此闺秀，自是山川灵气所钟，人间凡女岂可同日而语！”

山显仁奏道：“臣女将生时，臣梦瑶光星堕于庭，臣妻罗氏迎而吞之。是夜臣妻亦梦吞星，与臣相同，故以为异。臣女既生之后，三岁尚不能言。即能言之后，亦不多言，间出一言，必颖慧过人。臣教之读书，过目即成诵。七岁便解作文，至今十岁，每日口不停吟，手不停披。想其禀性之奇，诚有如圣谕。但恨臣门祚衰薄，不生男而生女。”天子笑道：“卿恨不生男，朕又道生男怎如生女之奇。”君臣相顾而笑。

天子因命近侍将诗发与百官传看，道：“卿以为朕之赏鉴何如？”百官领旨，次第传看，无不动容点首，啧啧道好。因相率跪奏道：“臣等朝夕以染翰为职，今奉旨作《白燕诗》，尚以时、袁二作在前，不敢轻易措词。不意阁臣闺秀，若有前知，宿构此诗，以应明诏。清新俊逸，足令时、袁减价。臣等不胜抱愧！此虽阁臣掌中异宝，实朝廷文明之化所散见于四方者也。今日白燕双舞御前，与皇上孜孜诏咏，实天意欲昭阁臣之女之奇才也。臣等不胜庆幸！”

天子闻奏大悦，道：“前日监臣原奏说奎壁流光，正途之外当遍生不世奇才，为麟为凤，隐伏幽深。今山卿之女，梦吞瑶光而生，适有如此之美才，岂非明征乎！恰又宿构《白燕诗》，若为朕今日宴乐之助。朕不能不信文明有象矣！朕与诸卿当痛饮以答天眷。”百官领旨，各各欢欣就席。御筵前觥筹交错，丹阙下音乐平吹。君臣们直饮至红日西沉，掌班阁臣方率领百官叩头谢宴。

天子因命内侍取端溪御砚一方、彤管兔笔十枝、龙笺百幅、凤墨十笏、黄金一锭、白金一锭、彩缎十端、金花十对，亲赐山显仁道：

“卿女《白燕》一诗，甚当朕意，聊以此为润笔。后日十五阴望之辰，早朝外廷喧闹，卿可率领卿女，于午后内廷朝见。朕欲面试其才，当有重赏。”山显仁领旨谢恩。天子又传旨礼部，命加敕学臣，令其加意搜求隐逸奇才，以应明诏。

传谕毕，圣驾还宫，群臣方才退出。早纷纷扬扬，皆传说山阁老十岁幼女能做《白燕诗》之妙。不上三五日之间，这《白燕诗》，长安城中，家家俱抄写遍了。又闻钦限十五日朝见，人人都以为何等女子，年方十岁，乃有如此奇才，尽思量到十五日朝中观看。只因这一朝见，有分教：朝中争识婵娟面，天下俱闻闺阁名。不知怎生朝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贤相女献有道琼章 圣天子赐量才玉尺

人之情态，不摹写不出。若摹写必待口之诵赞，笔之称扬，虽百口百笔，亦赞诵称扬不出。而善于赞诵称扬者不然，但于冷处为之衬点耳。譬如山黛，十龄女子耳，欲摹写其见天子奏对不失礼，若但称其知礼有胆，则称之至再至三，亦浅而不见。却妙在先以羡慕李青莲，自恨不能逢好文之主，吐才人之气一段，作闲想衬点过，已见胸中先有主宰，便觉后面圣举止安祥，有自来矣。尤妙在父母惊慌虑之，欣喜告之，彼坦然不以为怪。及父母略于礼而必欲补行之，则其端方有若性生，已高出父母矣。前若闻而惊喜，不足见镇定之怀；若竟漠然，又岂有心之人？尤妙在退而暗喜，忽接上“吐才人之气”一段，笔墨忽潜忽见、忽断忽续，遂将山黛定性深心、高才妙用之情态，摹写殆尽。如此摹写，方可谓之摹写耳。

敕撰新诗，使他人为之，必作香艳惊人。此偏以浑穆颂圣以成其正色献规之志。前之照，后之应，俱幽悄不凡。

赐一尺以量才，必借婉儿一秤为来踪。又赐金如意一执，早已埋张寅击头之去迹。文笔踪迹，岂使人知？必知之，方见其文笔之妙。

朝罢即归，则神龙但有头耳。故假皇太后召见，以隐显神龙之尾。及皇太后召入，若再描画，则添蛇足矣，故但虚描一笔作余姿，令人想像不尽。文人之笔，疏密如花，浅深似水矣！

皇太后召见既虚描矣，宠爱之情于何窥之？又以刘太监一送透露全斑，虽虚亦实矣。

刘太监之送，余音也，若送到即回，便不袅袅。故又假求诗发一笑。且前以结题诗之波，后以开求诗之案，真妙不容言！

词曰：

才难拟，古今何独周家美？周家美，有妇人焉，从来久矣。

彤庭香口阴阳理，丹墀纤手龙蛇体。龙蛇体，穆穆天颜，为之喜起。

——右调《忆秦娥》

话说山显仁领了朝廷许多赏赐及十五日朝见旨意，十分兴头。因欣欣然回府，退入后厅，请夫人罗氏商议。夫人见跟随捧入许多赏赐及黄金贵物，不知何故，因问道：“今日皇爷赐宴，已是莫大洪恩，为何又赏赐许多礼物？”山显仁道：“这不是赏我的，乃是皇上特恩赏赐女儿山黛的。”夫人听了，又惊又喜道：“山黛才是十岁幼女，皇爷为何赏赐与他？”山显仁道：“夫人有所不知。”乃将天子见白燕飞舞，与诏群臣作诗，及自呈女儿《白燕》一诗，为天子赏鉴，因命赏赐并朝见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夫人方大喜道：“此虽好事，但女儿年幼，虽在家中举动端庄，应对有理。只恐见了皇帝，赫赫威严之下，害怕起来，失了礼体，未免有罪。倘皇爷叫他做诗做文，一时做不出，岂不将今日的《白燕诗》都看假了！”山显仁道：“夫人所虑亦是。但据我看来，女儿年纪虽小，胆量实大，才情甚高，料不到害羞害怕做不出的田地。”夫人道：“虽如此说，我终觉放心不下。”山显仁道：“你我不必多虑，且唤女儿出来，将圣上旨意与他说知，看他如何光景，再作区处。”夫人遂叫侍妾到厅楼之上去请小姐。

原来山显仁原是晋朝山巨源之后，世代阀阅名家。山显仁又是少年进士，才将近五十岁，就拜了相，为人最有才干，遇事敢作敢为，天子十分信重，同官往往畏惧。山显仁正在贵盛之时，未免有骄傲之色、凌虐之气。但这个女儿山黛，却与父亲大不相同。生得美如珠玉，秀若芝兰，洁如冰雪，淡若烟云。此其容貌，一望而知者。至于性情沉静，言笑不轻，生于宰相之家，而锦绣珠翠非其所好。每日只是淡妆素服，静坐高楼，焚香啜茗，读书作文，以自娱乐。举止幽闲，宛如一寒素书生，闺阁脂粉妖淫之态，一切洗尽。虽才交十岁，而体度已如成人。这日正在楼上看书，正看到唐玄宗同杨贵妃在沉香亭赏牡丹，因欲赋新诗作乐，急召李白，其时正值李白大醉，因命